

紅樓夢隱

604583

卷六 — 卷七

498
A0
498
A02

紅樓夢索隱卷六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索隱）允初被幽四十四日，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索隱）允初開釋後居咸安宮，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丁小廝坐更看守。（索隱）賈芸在此處是暗指世宗並允禔等爲看守，允初者也借此帶出歸入正文，一人兩用，絕妙絕妙。晝夜在這裏，那小紅同衆丫環也在這裏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索隱）暗指擲芳殿中諸宮人借點小紅亦妙。小紅見賈芸手裏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索隱）大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勢，宛是可兒，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索隱）是在土山一帶種松樹，此句極有關係，緣此段皆書洪文襄降清之事，其敗自松山故遙遙伏脈以松山作來源，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索隱）連用此等文法，暗誅文襄之心，言其被擒之初雖外示不屈而隱微之地實一生一死兩念交縈，正是猶豫不決。（索隱）加以猶豫不決，可見文襄當日無必死之心，已爲人窺破，若果一眼不顧，罵敵不屈，必早被棄市之刑矣。神魂不定。（索隱）太宗動以美色文襄益難自持，故有神魂不定之說。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往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索隱）佳蕙者，嘉惠也。太宗窺洪不死，必欲降之。

頌賞稠疊。故曰嘉惠紀實也。因答說在家裏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

造化。(索隱) 譏刺語。借佳蕙口中。形容而出。纔在院子裏洗東西。(索隱) 隱喻文襄拂衣上塵之事。潯拂皆取潔

也。妙在正合粗使丫環的身分。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索隱) 回映上文熙鳳之戲言。傳出寶玉之癡念。

處處打動黛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索隱) 太宗賜文襄金銀衣物甚

夥。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索隱) 此中含意。兩

層一言。太宗之賞多至不可計數。一言文襄之意高臥。伴不經心。你替我收著。(索隱) 全不自爲。政任人收受。便把手

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總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

覺怎麼樣。(索隱) 降不降。雨念。究有決定否。扣題益緊。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

吃兩劑藥就好了。(索隱) 絕粒多日。非藥不能挽回。小紅道。說那裏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

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索隱) 看官須知。林

姑娘藥中有人。參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索隱) 與前寶釵說寶玉口氣一樣。彼刺劉嫗之求死而進藥。此

刺文襄之絕粒而飲。參天下安有矢死不屈之人。至臨危時。肯輕嘗他人勸進之藥者。加以胡說二字。又特標混吃二字。可

見文襄當日如絕口不入。或達而後嘗。便成萬世之名。寧入二臣之傳。惟以情不可卻。徑取入唇。明知則是無堅死之心。不

知則適爲自亂之賊。書中藥也是混吃的。六字若進文襄而語之一生大節。關頭全敗於此。恐不免聞而汗下矣。作者下語

尖利。驚醒輕輕一句。直當得胡致堂史論數十百言。卽事求之。乃知紅樓真春秋之筆也。佳蕙道。(索隱) 佳蕙又似言

佳人之惠文襄之不死孝莊之賜也。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索隱)文襄於崇德七年(即明崇禎十五年)二月被擒三月檻送盛京五月乃降中更七十餘日若果求死則首碎於柱者久矣惟文襄無決志及得延長至盛京時乃一意絕粒粒絕則死易故云不是長法兒讓其有苟延之意也是反刺語又懶吃懶喝的。(索隱)是絕粒時形狀終久怎麼樣(索隱)死耶降耶必有一究竟窺其被擒之始則似不死窺其絕粒之頃則似不降故孝莊得以乘間試之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索隱)早死便留潔白之名故曰乾淨妙在亦是怨女口吻全用借口說話能如此針針見血真絕大神通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索隱)得天下共功名何必求死是勸降者必有之詞小紅道你那里知道我心上的事。(索隱)恐早為太宗窺破矣不然何不憚煩至此固知公為假惺惺也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索隱)文襄內相外將久已獨當一面豈肯屈為人下滿廷當日方草創經營事無紀律滿人專政文襄恐難與處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索隱)借上回之事演出滿廷待月滿漢臣之殊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索隱)滿廷當時頒賞以分論分讀去聲故有八分公之說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索隱暗喻當時親貴用事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索隱)當是指剛林范文程一流人亦當日表表者文襄初來當出其下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

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索隱)改節人口吻。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索隱)文襄初降未始無李陵報漢之心。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索隱)可爲痛哭。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索隱)文襄降後。太宗賜第宅衣服器用甚備。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索隱)果然以清臣終雖榮遇多年。然心中未必不自針刺。故曰熬煎。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索隱)妙在冷笑。妙在要說而又未及說。全留有餘不盡。只見一個未留頭丫頭走進來。手裏拿著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索隱)文襄心中花樣已一一描出。寫小紅是依樣葫蘆。說著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你。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索隱)明示爲借筆書寫。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還坐著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嬾嬾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

麼打這裏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索隱）老嫗恆態描寫逼真。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什麼雲哥兒兩哥兒的。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索隱）既見宮廷非臣下所宜入。又見小紅情切。借探芸兒之來不來。巧思妙合。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該別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麼。（索隱）其辭若憾其實深喜。李嬷嬷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著。拄著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著出神。且不去取筆。（索隱）有心相候。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索隱）墜言墜節也。小紅道。那裏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徑跑了。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索隱）前言沁芳亭。此當是沁芳橋。忽提蜂腰橋三字。大有可思。蓋言文襄之身事兩朝。其改節處僅在此蜂腰之細耳。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妝著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卻好四目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扭身往蘅蕪院去了。（索隱）小紅注意賈芸。是亦有說。芸香草也。人參氣厚。味重。果有清香與茶湯有別。文襄飲水而不辨。爲參豈未覺其香味耶。沁芳二字。意亦在此。加一沁字。尤見立澱齒牙斷難含混。以文襄精細烏能不辨。特心甘就飲耳。生死儒烈之殊。全在此區區芳香之細。沁芳之亭。蜂腰之橋。皆言文襄改節之大。

其至要關鍵卻在極微以芸兒引動小紅見洪之爲香所誤而已。不在話下。這裏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著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五間小小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裏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索隱)又引到寶玉是乾清宮的布置。宗室懿親亦不能到。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櫥。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鞞著鞋。倚在牀上。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頭一張椅子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寶玉說話。眼睛卻瞅那丫鬟細挑身子。長容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

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環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素隱示爲宮中有位號之人。是小琬未封前腳色。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明兒開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脚步慢慢的停著些走。口裏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裏幾年。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手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

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中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著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歲數。越發心裏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自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是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索隱)賈蘭本指豫王之子。此處卻似指王子之養於宮中者。否則指肅王子壽富爾。世祖頗加恩眷。滿人尚騎射。世祖亦善馬善弓矢。郎潛紀聞載上書房壁間。多有世祖習射痕。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著。順著脚。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牕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索隱)蓬萊乎。黃熟乎。必

董手製之香。絕非肆料可比。故曰幽香。

寶玉便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款了一

聲道。鎮日家情思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索隱)意淫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

伸懶腰。(索隱)情態可想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鎮日家情思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

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妝睡著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

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

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

著了。說著。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擡手整

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餞。香腮帶赤。(索隱)是一

幅海棠春睡圖。情態更可想。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

什麼。寶玉道。給你個榧子喫呢。(索隱)京師受人愚弄。謂之喫榧子。蓋榧實多朽敗易空。言無實也。市井無賴。以

拇食兩指相激作聲。謂之打榧子。皆俗語。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

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鵲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

我舀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

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

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面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

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趕忙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這樣說。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急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中還是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著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裏肯出來這麼快。焙茗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早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索隱)反映上回賈芸之事。見世祖爲人君。父亦借見薛蟠之粗。寶玉道。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禽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索隱)尋常人家無此禮節。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索隱)當是三桂生辰。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豬魚。(索隱)貢進非上貢。不能得。你說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索隱)三桂在京時。朝廷

賜壽之物。那豬魚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著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喫。(索隱)加一配字對貴字說。須看明身分。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薛蟠便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座。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喫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箇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箇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索隱)三桂武夫必富貴極盛之餘。欲以書畫自娛。故恒有古董行人奔走門下。好識別字。或亦實情也。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正說著。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

武將軍馮康之子馮紫英來了。（索隱）馮康當指馮銓洪承疇及李化熙一輩人。馮馮也。紫與紅相類。即洪也。康熙與熙可會意。均順治初年在朝者。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託庇康健。近來家母偶作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索隱）李化熙曾以母病請終養。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出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愜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索隱）鐵網山指鐵嶺也。世祖常獵於邊外，諸臣必皆扈駕者也。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偕們幾個人喫酒聽唱的不樂，尋那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日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著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教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

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細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著，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著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是命小福薄，不配吃這個。」說著，丫環倒了茶來，吃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房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閉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

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索隱）晴娘嬌命耶。抑果有不令人見者耶。中寫寶玉與釵。總是恍恍惚惚。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慍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索隱）與上文賈璉鳳笑聲對照。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索隱）與書璉鳳事筆法皆同。大有含蓄。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世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索隱）由沈魚鴈中化出。妙在寫哀。正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是應稀。獨把幽芳出綉闥。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得嘯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共分四段、首一段由寶玉之病、敍及賈芸、因賈芸敍出小紅、專爲寫洪文襄降清之事、心思微細、筆墨刻入、非沈心細審、莫得端倪、然一疏證明之、亦正毫無移易、第二段寫賈芸到寶玉房中之事、不知暗指當時親貴何人、蒙世祖子輩蓄之、因得出入宮闈、得窺嬪御、第三段敍寶芸開情、全借西廂暗逗、神情語言並雋、無怪公子傾心、第四段寫薛蟠生日前之聚會、既借以引出後文二十八回、又點明賈物賜人之事、且有唱曲人在坐、更可陪出琪官、可謂簡而不漏、末一段敍釵玉閉門夜話、致惱顰卿、此等不但宮廷、卽人家姬妾多人、亦必有之事、固不必一一指實也、此回又敍回順治年事、紅樓前後、全無定序、讀者萬無以上回已言康熙朝事、遂疑此回不應說回、看紅樓固不得呆板也、

(護花評)佳釵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卻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又)小紅回李嬪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又)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又)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獸霸王、

(又)馮紫英來而卽去、正是爲蔣伶伏線、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著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紫鵲雪鴈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索隱)人情如繪。那林黛玉倚著牀欄。干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是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索隱)摩寫神情。有如目觀。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式禮物。祭饒花神。(索隱)京師尙沿此俗。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索隱)宮中雅尙此事。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慙。一時也道不盡。(索隱)清季宮闈秘史中。所載與此相類。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衆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著。等我去開了。他來說著。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著。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